

巾箱小品

和
123
2



和 4
門 123
號 2
卷

越後加茂
上八幡屋
上条町

文章之體不一。而銘為最古。釋名云。銘名也。記其功使可稱名也。臧武仲之論銘也。有令德紀功稱伐之義焉。則銘不專於誠微矣。古者盤杆几席尊彝旂常楛矢嘉量。欽器讒鼎景鍾辰鑑刻漏之屬。莫不有銘。研其一也。自帝鴻氏墨海有製。泐及李唐以來。研之座不一地。形不一式。藏不一人。衍石墨相著。而黑之語為銘者。不一家。豈

卷二

文心雕龍名目

三

不以文房之用畢世相守。尊如嚴師。密如
執友。寶如球璧。琬琰護如頭目。腦髓者。惟
研爲然。墨次之。筆與紙又次之。使石卿之
策勳默而不著。得不笑文籍先生爲少恩
哉。予平昔無他嗜好。惟與研爲侶。貧不能
致。必至損衣縮食以迎來之。自謂合乎歲
寒不渝之盟焉。石材之良。楛美惡亦頗具
識辨。若親德人而遠薄夫也。稍收一二佳

品。得良匠剗斲精古。居北之身。日習其事。
銘因此作。亦陶貞白山中白雲聊自怡耳。
舟展所至。明遊好事者。謂有奇響。各出所
儲相索。予因喜得盡窺諸家之祕。而甲乙
之幾。如子將之月。且季野之陽秋也。下逮
侍書明童。掃黛房老。圓匳橢匣。羣請品題。
而予之斐章於是盈軸矣。賅而存之。其中
寓規者十之三。彰美者十之七。寓規者座

右所陳之比也。彰美者。彝器所勒之比也。至其辭之爲雅爲鄭爲莊爲諧爲正爲度。則予不自知。石不能言。惟俟有道者定之耳。且予夙有金石文字之癖。金文爲佚籀之篆。嘗欲效呂大防薛尚功翟耆年諸公蒐討遺逸。輯錄成書。有所未暇。石文自五鳳石刻下於漢唐。八分之流別。心慕手追。私謂得其神骨。不減李潮一字百金也。研

正石類銘成。輒以八分書之。踏落翮於結鄰。想竊朴於曲水。拘墟者得毋以予言爲夸乎。雍正十一年。歲在癸丑。嘉平望日。錢塘金農自序。

冬心齋研銘

錢塘 金農 壽門

曾隱君研銘

一畝宮。齊民居。苔滿榻。勤著書。莫羨西鄰有麥魚。

石處士研銘

持平用方。子之苗族。頑陰不冰。是謂溫谷。寫周易研銘

蠹履之節。君子是敦。一卷周易。垂簾闔門。手寫不倦。心光存。吾慕著龜。占可以釋百憂。水河河。雲幽幽。此道最精。顏惡頭。

張省度魚研銘

我聞鯨魚。可以忘憂。筵筵其尾。載泳載游。江海豈少。籍人。吾師。沈毒鉤者。亟須避之。

蒲子春研銘

爍爍者光。處幽實顯。豈看破天下。而始貴。

其眼哉。

水田研銘

田四周。同我耕者。水牯牛。歲歉弗收。吾將汝尤。

巾箱研銘

頭上葛巾已漉酒。箱中剩有研相守。日日狂吟杯在手。杯乾作書瘦蛟走。不識字人曾見否。

敝屣研銘

東郭雪中。老髯江上。棄之棄之。吾何忍棄之。

康石舟研銘

日初出雞子黃。一夫不改其耕。而天下康。天下康田與桑。

草書大研銘

樞皮作字若帚書。仙人遊戲信有之。磨墨

一斗丈六紙。狂草須讓楊風子。

缺角研銘

頭銳且禿。不修邊幅。腹中有墨。君所獨

團研銘

研如此不惡。面如此便俗。侏儒侏儒多飽粟。今之相者兮果無作。

汪近人七峯草堂研銘

松吐煙磨有餘。水一滴玉蟾蜍。七峰青草

堂上對寫之日無恙。

朴山先生注大戴禮記研銘

守其架疏其涇。罔其說十四經。

注老子研銘

河上公開其原。齋毫罔傳元牝之門。

雲研銘

雲一縷朝朝暮暮潤如許。豈待玉女披衣而後作雨耶。

香洲道士研銘

負此一雙好眼睛。五侯七校皆所輕。願隨飲水陰長生。作書高揭芙蓉城。羣仙拍手紛相迎。

余苗邨濡雪堂研銘

濡雪翁鶴髮新。棄熱客愛冷人。與石結交如宅之有鄰。冬釭吐孤花。苦吟窮八垠。已忘肩山轟轟兩手龜。吾知先生寧守黍谷。

寒不受黍谷春。

鶴研銘

鶴不飛恆苦飢。玉池水飲則肥。堯年大寒何處歸。有一人攜之遊。二頃田為爾謀。

鷗研銘

秋水闊鷗矯翼。三沐浴之中有片席。

注書研銘

石卿助我箋蟲魚。相隨海角天涯居。白髮

滿頭了殘書。河東猗氏真不如。

許菊齡瓢研銘

山翁在山飲山中。泉髓既洗兮腹何枵然。攜之入林間。果風吹之而有聲焉。

吳惇園寫經研銘

有一善人寫經閉關。諸花香中。忍界之天挹澡瓶水。而灌福田。放白毫光。在指節間。

春帆書屋研銘

產南粵。路五十。珠江上。綠榕天。春帆客。載汝還。文筆快。下水船。

箕管分个軒潑墨研銘

寫韻軒開。此君相對。黝黝者雲。若五斛黛。

護圃鳩研銘

離墨山中。花雨濛濛。曉鳩梳羽。啼聲空。上林好栖一枝禽。有經曷不書之。

金星研銘

花離離。孔翠飛。山參金。夕照微。傲洮河。欺石末。配庾郎。銅筆格。

大全研銘

貌朴古。類儒者。乃淹中。稷下。席橫經。資我寫勝。斷甑半瓦。

田研銘

尺宅中有寸田。寸田無荆棘。得非伊耆氏之豐年。耕之耕之。掌流五色煙。

大蕉葉研銘

芭蕉葉大。禪機緘藏。中生活水。冬溫夏涼。

小蕉葉研銘

嫩蕉葉。抽春芽。試作書。開心花。

唐仲長子光研銘

山有時聳。澤有時瘠。道之不亨。六賊是侵。結廬北渚。此研在側。餌藥長生。水德尚黑。

宋謝幼槃研銘

江西詩社多逸民。廿五人中十九人。謝家小弟才清真。竹友之集七卷新。席有斯研方瓊珉。明窗虛幌無凝塵。筆花如燒開千春。

楊吉人藥局研銘

丹砂田。菖蒲井。耕而不耨。汲之有綆。韓康宋清同其品。

婁正檀隱君宋研銘

卷二
卷二
天水之民古子遺。不言不笑偏工書。冷面落落交最疎。一接俗人三被除。

王橙齋古泉研銘

契乃赤仄。當千直一。用之不竭。果是王郎有錢癖。

冷紅先生填詞研銘

彎爾眉。纖爾腰。秀鬢微笑迴紅潮。江郎攜來夢筆橋。初三月底譜六丘。記曲孃子非

其曹。

春泉居士小玲瓏研銘

玲瓏片石。豈蟲所蝕。其香生九竅之文心。乎。吾何測之。

皇甫孟陽畫蘭研銘

澧有蘭。產我田。墨灌之生紫煙。奉其芳香與色。畫者誰楚騷客。

蔗田居士松皮研銘

松皮其形。松脂其色。豈無松子。歲收一石。齋心讀書。柴扉反關。如聞松風。出齒牙間。

勘書研銘

開卷不辨虎與魚。莫對君而書。君愛潔朝。沐日有度。毋盜貪泉來。恐觸君怒。

巢空閣主人宋研銘

非芝之紫得茶之白。一世二世趙宋之石。君工畫兼能詩。莫寫灰堆山。且題幼婦辭。

代耕草堂研銘

疏溝血耨蒿芻。歲收何減南國珠。此中不納五斗租。却勝買田迴踵湖。

樊榭山民填詞研銘

紅絲研。鏡奩藏。墨一螺。譜樂章。井華清。甘且香。爭歌之。柳七郎。

閔廉風石卵研銘

團團如墮星。雨餘天色真空青。利我之用。

磨我墨。不數翡翠能屑金。文字妙。書體精。石柱記。卵塔銘。二者得兼。惟阿兄。

廉泉先生研銘

牛漏蹄尚可耕。人隳四體忝所生。目矇耳
聩夜失明。墨池乾涸無精神。不如捐棄同
書檠。

金陵沈隱君研銘

攝山在几。此研相親。白雲與游。堯之外臣。

馬嶰谷蕉葉研銘

夜含露。朝吐雲。詎遭修竹有彈文。七聽堂
窗洞開。仙客馬明生。作書無點埃。落筆聲
認雨來。

楊都督研銘

上馬殺賊怒露斷。下馬作書和氣親。運筆
如使槩。其力足以舉百鈞。不東將軍何嘗
眼大同車輪。

王東令舍人著作研銘

紫薇省文筆新。得汝潤澤如麗春。心無垢
面無塵。風格老。何嫌醜舍人。

孱守齋主人洮河研銘

質比紺玉。色如海苔。君母浪用。日磨竈煤。
洪機亭贈嫁研銘

玉堂仙人非麤官。嫁女却似戴叔鸞。練裙
竹筍笑不完。匳中有研奚酸寒。遠勝明珠

贈一簞。女夫得之盥。且看三危之露生。溥
溥。星光爛兮夜未闌。著書當向毛公壇。

丁敬身改書研銘

母貪墨。寧雌黃。功最深。補訛亡。

鳧研銘

若野鳧之飲于水。花翼拍拍可憐紫。

內子口研銘

母長舌。母露齒。閨中之研乃如此。椒有頰。

菊有銘以筆代口含芳馨

沈童子研銘

唐家小兒秀無比。一雙瞳神翦秋水。舞勺年頗能書。右將軍笑不如。

女郎小研銘

十三年紀待嫁不嫁。石家女顏色可療亂。桃花好面皮。

西唐山人畫山研銘

作畫不燒枯樹枝。鼠鬚蘸墨何所師。妖花暴禽君弗爲。隔江晴翠窗案閒。故宮紈扇湘竹斑。輕描細染南朝山。

原高士括囊研銘

開君囊有何術。一弓書習禽乙。

張仲敬孝廉試闈研銘

七十老翁何所求。三上春官名不收。尚誇磨研網緼浮。作文辛苦書蠅頭。曲江領宴

願始休。

三弱先生著作研銘

佐良史石之職。善屬文。分曲直。若以積墨。敗水而汙其面。何異喪君子之德也。

呂湘中研銘

骨露而寒。耳通有漏。長身君子。何礙其瘦耶。

林塘主人風字研銘

拙我豪頌。清風水得之而行。千里瞬息中。八方六合將毋同。玉郎玉郎才敏捷。不愧滕王閣上客。

邊壽民月圓研銘

何取乎規。有此圓相。三五不虧。作滿月狀。

馬涉江鐸研銘

服勞者牛。非其所繫。先生得之。掌周官樂而無戾。

透風透月兩明軒重蓮研銘

液生華合丹。只用青蓮花。七寶池頭是爾家。

盛嘯厓雙魚小研銘

鯈魚一雙。墨沼春朝。莫書恨字。寄紅板橋。

趙飲谷填詞研銘

其曲寡和。其人則餓。誰曰詞場無不可。迂辛髯蘇計乃左。研兮鮮用空錦裏。騰輪墮

落類爾。我弗如山南之茶磨。

麓公研銘

結團菴。龍樹前。白足僧。研有緣。銅槃既淨。拭洗之。菩薩泉。現一絲絲若紺髮然。

張法生請室上書研銘

釋汝囚。返汝魂。魚脫笱。雀離樊。賴石氏。辯沉冤。雖不言。而代言。

雨山先生指頭畫研銘

吳生精舍如佛巢。白頭與研為石交。以指濡墨萬象包。鮮花活樹多風騷。何需一牀秋兔毫。

瞽師郝用光研銘

西河子夏經術昌明。雖盲於目。不盲於心。

水墨雲山粥飯僧寫經研銘

白乳一泓。忍草一莖。細寫貝葉經。水墨雲山粥飯僧。

又

朝寫經。夕寫經。香林古雪銅龕鏡。此時欲守西方聖人酒。戒吾不能。

汪竹廬斧研銘

斧柯山君宅之。武陽水君淬之。月中樹君伐之。

飲牛主人綠肪研銘

青琅玕出碧波。香荷葉露試一磨。仙書綠

字按不訛。千金為聘。豈日多。有換翠袖之雙蛾。

展研銘

莫笑老而無齒。曾行萬里之路。蹇兮蹇兮。何傷乎遲暮。

蔣康民端州研銘

仙骨堅玉之清。子何來五羊城。

作漢隸研銘

月霸圓孕象爾形。其上異色開翠屏。殺墨如剗犀。何啻大食之刀新出硯。五官中郎將落筆役百靈。吾欲繼之書鴻都之石經。

秋竹先生田研銘

一夫用力乃芸已田。刈之獲之歲獲大年。却無猛虎之吏白晝打門橫索錢。

拙存老人水巖研銘

紫緋之衣非貴秩。石分三品此第一。山中

人兮甘世黜。手按遺文無墜失。

對鷗生填詞研銘

弄筆晨書。玉津無限。措之不乾。相思淚眼。

閩郎界烏絲闌研銘

界烏絲闌。直母頗偏。代主人耕。方畀之田。

獲亭主人不滿研銘

雖小缺。而如句驪之天。雖小蝕。却享大椿之年。谷神抱虛真氣綿綿。惟其不滿兮。得

方寸之獨全。

孟姬畫小草研銘

香草多生春田。無菜苑有蘅荃。綠窗纖手磨松鉛。吳綃作畫。衆翠鮮。稚蜂小蝶。丹垂

涎。

郭姬譜曲研銘

研有匳筆有牀。譜羅裊丁六娘。

衆棄研銘

砧娘擣練之爲用乎。獲人支牀之所遺乎。
取而改之。何異收爨下半焦之桐乎。

汪師李斷碑研銘

寒山一片石。以手摸之探幽蹟。此中功德
惟君有得。

胡盧研銘

與浮江湖。千金一壺。

老匏居士黟石研銘

翳桑餓夫守此無域之荒畦。所謂朝炊不
給。其面多黧者也。

腰帶研銘

蘿帶山人韋帶隱人。噫吾不知。世上有玉
帶之貴人。

黃松石黃雲研銘

若網若縑。非沉非冥。一見生喜。黃色天庭。

沈凡民圓研銘

環摧壁破鏡蝕光何如片石門中央青麤
紫鳳不死方飢而食之同仙漿

新羅山人畫竹研銘

此研畫竹翠袖江頭年年秋雨作湘女愁

范原野琴研銘

太古質何蒼蒼家風一曲范履霜有聲無
聲解聽為誰耳塞豆者烏能知之

冬心齋研銘

板橋頽畫

板橋題畫

興化鄭燮克柔甫著

竹

余家有茅屋二間。南面種竹。夏日新篁初放。綠陰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涼適也。秋冬之際。取圍屏骨子。斷去兩頭。橫安以爲窗櫺。用勻薄潔白之紙糊之。風和日煖。凍蠅觸窗。紙上瑟瑟作小鼓聲。於時一片竹

影零亂。豈非天然圖畫乎。凡吾畫竹無所
師承。多得于紅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一節復一節。千枝攢萬葉。我自不開花。免
撩蜂與蝶。

昨自西湖爛醉歸。沿山密篠亂牽衣。搖舟
已下金沙港。回首清風在翠微。

江館清秋。晨起看竹。煙光日影。露氣皆淨。
動于疎枝密葉之間。胸中勃勃。遂有畫意。

其實胸中之竹。竝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
磨墨展紙。落筆倏作變相。手中之竹。又不
是胸中之竹也。總之意在筆先者。定則也。
趣在法外者。化機也。獨畫云乎哉。

文與可畫竹。曾有成竹。鄭板橋畫竹。胸無
成竹。濃淡疎密。短長肥瘦。隨手寫去。自爾
成局。其神理具足也。藐茲後學。何敢妄擬
前賢。然有成竹無成竹。其實只是一個道。

理。

文與可墨竹詩云。擬將一段鶯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梅道人云。我亦有亭深竹裏也。思歸去聽秋聲。皆詩意清絕。不獨以畫傳也。不獨以畫傳。而畫益傳。變既不能詩。又不能畫。然亦勉題數語。雷停雨止斜陽出。一片新篁旋剪裁。影落碧紗窗子上。便拈豪素寫將來。言盡意窮。有慚前哲。

善書果不
畫恐有
脫誤善
書不善
乎書五字

與可畫竹。曾直不畫竹。然觀其書法。罔非竹也。瘦而腴。秀而拔。欹側而有準。繩折轉而多斷續。吾師乎。吾師乎。其吾竹之清癯雅脫乎。書法有行款。竹更要行款。書法有濃淡。竹更要濃淡。書法有疎密。竹更要疎密。此幅奉贈常君西北。西北善畫。不畫而以畫之。關紐透入于書。變又以書之。關紐透入于畫。吾兩人當相視而笑也。與可山

谷亦當首肯。

徐文長先生畫雪竹。純以瘦筆破筆燥筆斷筆爲之。絕不類竹。然後以淡墨水鈎染而出。枝間葉上。罔非雪積。竹之全體在隱躍間矣。今人畫濃枝大葉。畧無破闕處。再加渲染。則雪與竹兩不相入。成何畫法。此亦小小匠心。尚不肖刻苦。安望其窮微索渺乎。問其故。則曰。吾輩寫意。原不拘拘于

此。殊不知寫意二字。誤多少事。欺人瞞自己。再不求進。皆坐此病。必極工而後能寫意。非不工而遂能寫意也。

石濤畫竹。好野戰。畧無紀律。而紀律自在其中。變爲江君穎長作此大幅。極力仿之。橫塗豎抹。要自筆筆在法中。未能一筆踰于法外。甚矣石公之不可及也。功夫氣候。僭差一點不得。魯男子云。唯柳下惠則可。

我則不可。將以我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余于石公亦云。

為無方上人寫竹

春雷一夜打新篁。解擗抽梢萬尺長。最愛白方窗紙破。亂穿青影照禪牀。

一枝竹十五片葉呈七太守

敢云少少許。勝人多多許。努力作秋聲。瑤窗弄風雨。

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

予告歸里畫竹別濰縣紳士民

烏紗擲去不為官。囊橐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作漁竿。

筍竹

江南鮮筍趁鱗魚。爛煮春風三月初。分付

廚人休斫盡。清光留此照攤書。

筍菜沿江二月新。家家廚爨剝春筠。此身願劈千絲篾。織就湘簾護美人。

初返揚州畫竹第一幅

二十年前載酒餅。春風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種揚州竹。依舊淮南一片青。

為馬秋玉畫扇

縮寫修篁小扇中。一般落落有清風。牆東

便是行菴竹。長向君家學化工。

時余客枝上村。隔壁即馬氏行菴也。

小院茅堂近郭門。科頭竟日擁山尊。夜來葉上蕭蕭雨。窗外新栽竹數根。變常以此題畫而非我詩也。吾師陸種園先生好寫此詩。而亦非先生之作也。想前賢有此未考厥姓名耳。特注明於此。以為吾曹攘善之戒。

余畫大幅竹。好畫水。水與竹性相近也。少陵云。嬾性從來水竹居。又曰。映竹水穿沙。此非明證乎。渭川千畝。淇泉菜竹。西北且然。况瀟湘雲夢之間。洞庭青草之外。何在非水。何在非竹也。余少時讀書真州之毛家橋。日在竹中間步。潮去則溼泥軟沙。潮來則溶溶漾漾。水淺沙明。綠蔭澄鮮可愛。時有儵魚數十頭。自池中溢出。游戲于竹

風声下
恐有脫
字

根短草之間。與余樂也。未賦一詩。心常養養。今乃補之曰。風晴日午千林竹。野水穿林入林腹。絕無波浪自生紋。時有輕儵戲相逐。日影天光慙一開。青枝碧葉還遮覆。老夫愛此飲一掬。心肺寒僵變成綠。展紙揮毫為鉅幅。十丈長牋三斗墨。日短夜長繼以燭。夜半如聞風聲。竹聲水聲秋蕭蕭。為黃陵廟女道士畫竹

湘娥夜抱湘雲哭。杜宇鷓鴣淚相逐。叢篁
 密篠遍抽新。碎翦春愁滿江綠。赤龍賣盡
 瀟湘水。衡山夜燒連天紫。洞庭湖渴莽塵
 沙。惟有竹枝乾不死。竹梢露滴蒼梧君。竹
 根竹節盤秋墳。巫娥亂入襄王夢。不值一
 錢為賤雲。

蘭

屈宋文章草木高。千秋蘭譜壓風騷。如何

賤
忠
錢

爛賤從人賣。十字街頭論擔挑。

此是幽貞一種花。不求聞達只煙霞。采樵
 或恐通來徑。更寫高山一片遮。

僧白丁畫蘭。渾化無痕跡。萬里雲南遠。莫
 能致。付之想夢而已。聞其作畫。不令人見。
 畫畢微乾。用水噴喚。其細如霧。筆墨之痕
 因茲化去。彼恐貽譏。故閉戶自為。不知吾
 正以此服其妙才妙想也。口之喚水與筆

之蘸水何異。亦何非水墨之妙乎。石濤和尚客吾揚州數十年。見其蘭幅極多。亦極妙。學一半。撇一半。未嘗全學。非不欲全。實不能全。亦不必全也。詩曰。十分學七要拋。三各有靈苗。各自探。當面石濤還不學。何能萬里學雲南。

余種蘭數十盆。三春告莫。皆有憔悴思歸之色。因移植于太湖石黃石之間。山之陰石之縫。既已避日。又就燥對吾堂亦不惡也。來年忽發箭數十。挺然直上。香味堅厚而遠。又一年更茂。乃知物亦各有本性。贈以詩曰。蘭花本是山中草。還向山中種此花。塵世紛紛植盆盎。不如畱與伴煙霞。又云。山中蘭草亂如蓬。葉暖花酣氣候濃。出谷送香非不遠。那能送到俗塵中。此假山耳。尚如此。況真山乎。余畫此幅。花皆出葉

上。極肥而勁。蓋山中之蘭。非盆中之蘭也。

畫蘭寄呈

紫瓊崖道人

山中覓覓復尋尋。覓得紅心與素心。欲寄
一枝嗟遠道。露寒香冷到如今。

破盆蘭花

春雨春風洗妙顏。一辭瓊島到人間。而今
究竟無知己。打破烏盆更入山。

半盆蘭蕊

盆是半藏花。是半含。不求發洩。不畏凋殘。
半開未開之蘭

山上蘭花向曉開。山腰乳箭尚含胎。畫工
刻意教停蓄。何苦東風好作媒。

盆蘭

春蘭未了夏蘭開。萬事催人莫要缺。閱盡
榮枯是盆盎。幾回拔去幾回栽。

畫盆蘭送范縣楊典史。謝病歸杭州。題曰：蘭花不合到山東。誰識幽芳動遠空。畫箇盆兒載回去。栽他南北兩高峯。後被好事者攬去。楊甚愠之。又十餘年。余過杭。而楊公已下世久矣。其子孫述故。乞更畫一幅補之。既題前作。又繫一詩曰：相思無計託花魂。飄入西湖叩墓門。為道老夫重展筆。依然蘭子又蘭孫。

折枝蘭

多畫春風不值錢。一枝青玉半枝妍。山中旭日林中鳥。銜出相思二月天。

嶠壁蘭

峭壁一千尺。蘭花在空碧。下有采樵人。伸手折不得。

畫盆蘭送大中丞孫丈。予告歸鄉。諱勲。字子未。號峩山。

宿草栽培數十年。根深葉老倍鮮妍。而今
歸到山中去。滿眼名葩是後賢。此雍正三
年事也。後十三年過德州。公年八十二。十
一子孫曾林立。并見元孫。復出是圖索題。
又書二十八字。載得盆蘭返故鄉。天家雨
露鬱蒼蒼。今朝滿把蘭芽茁。又喜山中氣
候長。

畫盆蘭勸無方上人南歸

萬里關河異暑寒。紛紛灌溉既反摧殘。不如
歸去匡廬阜。分付諸花莫出山。

爲侶松上人畫荆棘蘭花

不容荆棘不成蘭。外道天魔冷眼看。門徑
有芳還有穢。始知佛法浩漫漫。

折枝蘭

曉風含露不曾乾。誰插晶餅一箭蘭。好似
楊妃新浴罷。薄羅裊繫怯君看。

叢蘭棘刺圖

東坡畫蘭長帶荆棘見君子能容小人也
 吾謂荆棘不當盡以小人目之如國之爪
 牙王之虎臣自不可廢蘭在深山已無塵
 囂之擾而鼠將食之鹿將齧之豕將蝮之
 熊虎豺麝兔狐之屬將齧之又樵人將
 拔之割之若得棘刺為之護撼其害斯遠
 矣秦築長城秦之棘籬也漢有韓彭英漢

之棘衛也三人既誅漢高過沛遂有安得
 猛士守四方之慨然則蒺藜鐵菱角鹿角
 棘刺之設安可少哉予畫此幅山上山下
 皆蘭棘相參而蘭得十之六棘亦居十之
 四畫畢而歎蓋不勝幽并十六州之痛南
 北宋之悲耳以無棘刺故也

為婁真人畫蘭

銀鴨金猊暖碧紗瑤臺硯墨帶煙霞一揮

滿幅蘭芽茁。當得君家頃刻花。

石

米元章論石。曰瘦。曰縵。曰漏。曰透。可謂盡石之妙矣。東坡又曰。石文而醜。一醜字。則石之千態萬狀皆從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東坡胸次。其造化之爐冶乎。變畫此石醜石也。醜而雄。醜而秀。弟子朱青雷索予畫。不得。

卽以是寄之。青雷袖中倘有元章之石。當棄弗顧矣。

何以謂之文章。謂其炳炳耀耀皆成文也。謂其規矩尺度皆成章也。不文不章。雖句句是題。直是一段說話。何以取勝。畫石亦然。有橫塊。有豎塊。有方塊。有圓塊。有欹斜側塊。何以入人之目。畢竟有皴法。以見層次。有空白。以見平整。空白之外。又皴。然後

大包小。小包大。構成全局。尤在用筆用墨。用水之妙。所謂一塊元氣結而石成矣。眉山李鐵君先生文章妙天下。余未有以學之。寫二石奉寄。一細皴。一亂皴。不知髣髴公文之似否。眉山古道不肖作甘言媚世。當必有以教我也。

今日畫石三幅。一幅寄膠州高鳳翰西園氏。一幅寄燕京圖清格牧山氏。一幅寄江

南李鱣復堂氏。三人者予石友也。昔人謂石可轉而心不可轉。試問畫中之石尚可轉乎。千里寄畫。吾之心與石俱往矣。是日在朝城縣畫畢。尚有餘墨。遂塗于縣壁。作臥石一塊。朝城訟簡刑輕。有臥而理之之妙。故寫此以示意。三君子聞之。亦知吾爲吏之樂不苦也。

昔人畫柱石圖。皆居中正。面竊獨以爲不

然國之柱石如公孤保傳。雖位極人臣。無
居正當陽之理。今特作爲偏側之勢。且繫
以詩曰。一卷柱石欲擎天。體自尊崇勢自
偏。却似武鄉侯氣象。側身謹慎幾多年。
老骨蒼寒起厚坤。巍然直擬泰山尊。千秋
縱有秦皇帝。不敢鞭他下海門。

頑然一塊石。臥此苔階碧。雨露亦不知。霜
雪亦不識。園林幾盛衰。花樹幾更易。但問
石先生。先生俱記得。

蘭竹石

介於石。臭如蘭。堅多節。皆易之理也。君子
以之。

復堂李鱣老畫師也。爲蔣南沙高鐵嶺弟
子。花卉翎羽蟲魚皆絕妙。尤工蘭竹。然燮
畫蘭竹。絕不與之同道。復堂喜曰。是能自
立門戶者。今年七十。蘭竹益進。惜復堂不

再不復有商量畫事之人也。

靳秋田索畫

終日作字作畫。不得休息。便要罵人。三日不動筆。又想一幅紙來。以舒其沈悶之氣。此亦吾曹之賤相也。今日晨起無事。掃地焚香。烹茶洗硯。而故人之紙忽至。欣然命筆。作數箭蘭。數竿竹。數塊石。頗有灑然清脫之趣。其得時得筆之候乎。索我畫偏不

畫。不索我畫。偏要畫。畫極是不可解處。然解人于此。但笑而聽之。

三間茅屋。十里春風。窗裏幽蘭。窗外修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之人不知也。懵懵懂懂。沒沒墨墨。絕不知樂在何處。惟勞苦貧病之人。忽得十日五日之暇。閉柴扉。掃竹徑。對芳蘭。啜茗。時有微風細雨。潤澤于躑籬仄迳之閒。俗客不來。良朋輒至。亦

適適然自驚。爲此日之難得也。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石濤善畫。蓋有萬種。蘭竹其餘事也。板橋專畫蘭竹五十餘年。不畫他物。彼務博。我務專。安見專之不如博乎。石濤畫法千變萬化。離奇蒼古。而又能細秀安貼。比之八大山人。殆有過之無不及處。然八大名滿

天下。石濤名不出吾揚州。何哉。八大純用減筆。而石濤微茸耳。且八大無二名。大易記識。石濤弘濟。又曰清湘道人。又曰苦瓜和尚。又曰大滌子。又曰瞎尊者。別號太多。翻成攪亂。八大只是八大。板橋亦只是板橋。吾不能從石公矣。

鄭所南。陳古白。兩先生善畫蘭竹。燮未嘗學之。徐文長。高且園。兩先生不甚畫蘭竹。

而變時時學之弗輟。蓋師其意不在迹象間也。文長且園才橫而筆豪。而變亦有倔倨不馴之氣。所以不謀而合。彼陳鄭二公。仙肌仙骨。藐姑冰雪。變何足以學之哉。昔人學草書入神。或觀蛇鬪。或觀夏雲得箇入處。或觀公主與擔夫爭道。或觀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夫豈取草書成格而規規倣法者。精神專一。奮苦數十年。神將相之。

鬼將告之。人將啟之。物將發之。不奮苦而求速效。只落得少日浮誇。老來窘隘而已。

題蘭竹石調寄一剪梅

幾枝修竹幾枝蘭。不畏春殘。不怕秋寒。飄遠在碧雲端。雲裏湘山。夢裏巫山。畫工老與未全刪。筆也清閒。墨也爛斑。借君莫作畫圖看。文裏機關。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三日。予作一桌會。八

卷一
人同席。各攜百錢。以爲永日歡。座中三老人。五少年。白門程綿莊。七閩黃瘦瓢。與變爲三老人。丹徒李御蘿村。王文治夢樓。燕京于文溶石鄉。全椒金兆燕棕亭。杭州張賓鶴仲謀。爲五少年。午後濟南朱文震青雷又至。遂爲九人會。因畫九畹蘭花以紀其盛。詩曰。天上文星與酒星。一時歡聚竹西亭。何勞芍藥誇金帶。自是千秋九畹青。

座上以綿莊爲最長。故奉上程先生攜去。韜光菴爲松岳上人作畫。

天陰作圖畫。紙墨俱潤澤。更愛嫩晴天。寥寥三五筆。

元日畫蘭竹。遠寄郭芸亭。萬水千山外。知余老更青。

綴玉含璣幾箭蘭。新篁葉葉翠琅環。老夫本是瓊林客。只畫春風不畫寒。

亂蘭亂竹亂石與汪希林

掀天揭地之文。震電驚雷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原不在尋常眼孔中也。未畫以前不立一格。既畫以後不留一格。

畫鞠與某官畱別

進又無能退又難。宦途跼蹐不堪看。吾家頗有東籬鞠。歸去秋風耐歲寒。

竹石

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

四竿竹

一竿瘦。兩竿夠。三竿湊。四竿救。

籬竹

一片綠陰如洗。護竹何勞荆杞。仍將竹作籬籬。求人不如求已。

畫工何事好離奇。一幹掀天去不知。若使
循循牆下立。拂雲擎日待何時。

出紙一竿

竹石

十笏茅齋。一方天井。修竹數竿。石筍數尺。
其地無多。其費亦無多也。而風中雨中有
聲。日中月中有影。詩中酒中有情。閒中悶
中有伴。非唯我愛竹石。卽竹石亦愛我也。

彼千金萬金造園亭。或遊宦四方終其身。
不能歸享。而吾輩欲遊名山大川。又一時
不得卽往。何如一室小景。有情有味。歷久
彌新乎。對此畫構。此境何難。斂之則退藏
于密。亦復放之。可彌六合也。

一筆石

西江萬先生名个。能作一筆石。而石之凹
凸淺深。曲折肥瘦。無不畢具。八大山人之

高弟子也。變偶一學之。一晨得十二幅。何其易乎。然運筆之妙。却在平時打點閒中。試弄。非可率意爲也。石中亦須作數筆。或在石頭。或在石腰。或在石足。

八畹蘭

九畹蘭花江上田。寫來八畹未成全。世閒萬事何時足。畱取栽培待後賢。

板橋題畫 完

唐詩酒薦

唐詩酒籌

玉顏不及寒雅色。面黑者飲

人面不知何處去。鬚多者飲

焉能辨我是雄雌。無鬚者飲

豈宜重問後庭花。新留鬚者飲

美人猶是意嫌輕。大力者飲

獨看松上雪紛紛。鬚白者飲

壓扁佳人纏臂金。體胖者飲

登牆豈復有人窺 貌寢者飲

對影聞聲已可憐 短視者飲

相逢應覺聲音近 短視者飲

一生長對水晶盤 帶眼鏡者飲

願為明鏡分嬌面 帶眼鏡者飲

此時相望不相聞 耳重者飲

疑是神龜負九疇 面有痣者飲

可能無礙最團圓 大腹者飲

若教解語應傾國 口吃者飲

兒輩從教鬼畫符 面有垢者飲

鴛鴦可羨頭俱白 年高者對飲

何妨妬雲雨霹靂楚王臺 洩氣有聲者飲

鳥飛千里不敢來 腹大者飲

仙人掌上雨初晴 淨手者飲

馬思邊草拳毛動 拂鬚者飲

由來神女管行雲 體瘦者飲

只因齧著親人脚 有口氣者飲

人面桃花相映紅 面赤者飲

尚留一半與人看 帶眼鏡者飲

麤砂大石相磨治 大麻者飲

珠簾掩映芙蓉面 細麻者飲

斯須改變成蒼狗 衣貂裘者飲

傾城最愛著戎衣 著缺襟袍者飲

無因得見玉纖纖 袖不捲者飲

莫竊香來帶累人 佩香者飲 左右

這回休更怨楊妃 鄰同飲 自飲不許求代

與君便是鴛鴦侶 同坐飲

養在深閨人不識 初會者飲

誰得其皮與其骨 喫菜者即飲

貴人頭上不曾饒 近燈者飲

巫雲楚雨遙相接 同居者飲

當爐仍是卓文君 手奉合席

彷彿還應露指尖 隨意猜拳

掠面驚沙寒寥寥 噴嚏者飲

情多最恨花無語 不言者飲

不許流鶯聲亂啼 問者即飲

回眸一笑却嫣然 正色危坐者飲

無心之物尚如此 取耳剔牙者飲

何止容君數百人 曾告恭者飲

詞中有誓兩心知 耳語者各一杯

出入朱門未忍拋 好睡遲起者飲

千呼萬喚始出來 後至者三杯

年來老幹都生菌 年長有孫者飲

為他人作嫁衣裳 年老娶妾者飲

世間怪事那有此 不懼內者一大杯

世上而今半是君 懼內者飲

身上無有完肌膚 妻妾兼懼者飲

莫道人間總不知 懼內者飲不認三杯

若問傍人那得知。賢內助者飲

天生舊物不如新。續弦者飲

未知肝膽向誰是。有妾者二杯

翻手為雲覆手雨。鰥居者飲

丈夫好新多異心。有美僕者飲

雲雨巫山枉斷腸。愛且者二杯

昨夜消魂更不疑。坐有倦容者飲

有時顛倒著衣裳。好外者飲

猶堪一戰立功勳。中年未有子者飲

令人悔作衣冠客。端坐者飲

西樓望月幾時圓。將婚者飲

水帶溪聲入夢流。久客者飲

願天速變作男兒。未婚者飲

東家流水入西鄰。隨意飛拳

坐間恐有斷腸人。貌美者飲

細膩風光我獨知。手捧新禪者飲

水光風力俱相怯

老年娶妾者飲

暗中惟覺繡鞵香

著新靴者飲

樹頭樹底覓殘紅

新婚者飲

顛狂柳絮隨風舞

起坐不常者飲

詞源倒流三峽水

出坐小遺者飲

不許文君憶故夫

移坐別席又復本席者飲

何人種向情田裏

生子者飲

二水中分白鷺洲

茶酒並列者飲

盡是劉郎去後栽

得家信生子者飲

只應不憚率牛妬

妻好遊者飲

何人倚劔白雲天

佩刀者飲

世事回環不可測

隨意飛送受者免辭者倍飲

惟將舊物表深情

久別不會者對飲

平頭奴子搖大扇

搖扇者飲

狹巷短兵相接處

同伴來者飲

沈醉何妨一榻眠

有酒客者飲

世間行樂亦如此 拈耳者飲

新鬼煩冤舊鬼哭 醫者飲

怕君著眼未分明 善碁者飲

美人細意慰貼平 衣華者飲

肯教容易見文君 後到者飲

曾是當年辛苦地 洩氣者飲

只緣恐懼轉須親 琴瑟調者飲

隔牆聞打氣毬聲 鄰居者飲

輕寒不入宮中樹 著皮禪者飲

中原得鹿不由人 猜拳得勝者飲

未必金堂得免嫌 有鬚者飲

偷折蓮花命也拚 悍妻美妾者飲

玉兔有情應記得 有僕侍妾者飲

杏花零落寺門前 噴嚏者飲

亂殺平人不怕天 醫生飲

始覺空門興味長 多冠者飲

無人不道看花回

美妻者二杯合席公舉

由來此貨稱難得

狀元飲

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狀元飲

眼中人是面前人

榜眼飲

只應偏照兩人心

探花飲

隔花人遠天涯近

傳臚飲

鸚鵡不知人意懶

編修飲

時時聞喚狀元聲

會元飲

皇恩只許住三年

庶常飲

不是凡人不是仙

庶常飲

脈脈無言幾度春

科道飲

佳節每從愁裏過

京官飲外。任試用者同。

人事音書漫寂寥

外任飲

此中兼有上天梯

行走者飲

慎莫近前丞相嗔

中書飲

為郎憔悴却羞郎

新陞部曹者飲

珍重尚書遺妾來

部曹與同席者飲

半是半非君莫問

會典試者飲

看人門下放門生

會入外簾者飲

曾與將軍止渴來

武職飲

城中相識盡繁華

初謁選者飲

有人惆悵臥遙帷

納冠者飲

麝臍無主任春風

未攜眷口者飲

燈前合作一家春

接眷同寓者飲

唐詩酒籌完

西廂記酒令

西廂記酒令

西廂記酒令

如今又也 方飲者復飲

疑是銀河落九天 撒酒者飲

翠袖殷勤捧玉鍾 手拿杯者飲

光油油耀花人眼 新剃頭者飲

將沒作有 門前無酒者飲

軟玉溫香抱滿懷 新娶者飲

北雁南飛 對門飲

紅袖鸞綃玉筍長

指甲長者飲

粉牆兒高似青天

身矮者飲

著甚支吾此夜長

未婚者飲

滋洛陽千種花

好花木者飲

打扮得嬌嬌滴滴的媚

穿色衣者飲

玉簪兒抓住茶蘼架

身長者飲

我從來心硬

離家久者飲

悄悄相問你便低低應

交頭接耳者飲

鳳簫象板錦瑟鸞笙

善樂器者飲

銀樣蠟槍頭

輸拳者飲

風魔了張解元

舉孝廉者飲

怎當他兜的上心來

作嘔吐者飲

二月春雷響殿角

打雷一次

眼皮兒上供養

帶眼鏡者飲

疾忙快分說

急口令

小生感謝你不盡也

孫姓飲

誠何以堪 再飲

權將這秀才來儘 席士飲

夫人只一家 席間同姓

先生大恩不可忘也 張姓飲

早則展放從前眉兒皺 前酒免

既然洩漏怎干休 洩氣者飲

恐怕人知 懼內者飲

土氣息泥滋味 泥塑

春生敝齋 貌美者與主人對飲

太平車敢有十餘載 體胖者飲

仔細端詳 近視者飲

繡旛開遙見英雄俺 打通關一次

侵入鬢雲邊 連鬢鬚者飲

乍相逢記不真嬌模樣 初會者對飲

供食太急 催飯者一巨觥

孔雀春風軟玉屏 好陳設者飲

袒下了偏衫 露體者飲

小梅香伏侍得勤 有婢妾者飲

尊前酒一杯 年最長者飲

知音者芳心自同 送酒唱曲

語句又輕音律又清 合席各唱不能者飲

只將花笑拈 飛花飲酒

我一地胡掣 任意送一大杯

紙光明玉版字 善書者飲

不是我他人耳聰 耳重者飲

盡在不言中 裝泥塑一次免飲

老夫人拘繫得緊 有如夫人者飲

咳嗽一聲 咳嗽者飲

我是特來參訪。你竟無須推讓 敬客杯

文魔秀士 在座者飲

指頭兒告了消之 理鬚撓癢者飲

怕動彈 面前清酒者飲

好事兒收拾得早 畢令合席飲

為甚打扮著特來幌 穿新衣者飲

若不覷面顏厮顧盼 近視者飲

好著我難猜 猜枚一次

教小生半途喜變憂 大笑一大杯
微笑一小杯

我定要發落這張紙 普席讓合

便提刀仗劍誰勒馬停驂 自開拳

哈怎不回過臉兒來 面不朝席者飲

要算主人情重 任主人飛送

風過處衣香細生 佩香囊者飲

我只見頭似雪 鬚髮白者飲

好教我左右做人難 上下家各一杯

休教淫詞污了龍蛇字 說村話者飲

香煙人氣兩般兒 氤氳得不分明
喫

飲者

帶圍寬過瘦腰肢 身瘦者飲

施恩于人反受其辱 代飲者一杯

小車兒如何載得起 身胖者飲

顛來倒去不害心煩 折過酒者飲

還准倘折桂枝 應試者飲

女孩兒家怎響喉嚨 高聲者飲

這通殷勤的著甚來由 多嘴多手者

定要手掌兒上奇擎 手不擎杯者飲

馬兒向西 善騎者飲

那裏敘寒溫打話 談家常者飲

冷句兒將人厮侵 朝罵人者飲

遊絲牽惹桃花片 微鬚者飲

倩疎林你與我挂住斜暉 遲到者飲

淡白梨花面 白面者飲

走霜毫不構思 能詩文者飲

高坐上也凝眸 坐首席者飲

休言語靠後些 說話者飲

我願爲之並不推辭 自飲

口沒遮攔 無鬚者飲

害殺小生也 自飲一巨觥

那人一事精百事精 多藝者飲

全不見半點輕狂 端坐者飲

盃的改變了朱顏 喫酒面紅者飲

枕頭兒孤另被窩兒寂靜 作客者飲

你嫌玻璃盞大 量小者飲

只少個圓光便是捏塑的僧伽像 光頭者飲

我曾經這船磨滅 猜拳又輸者飲

踏著脚尖兒仔細定睛 站立者飲

願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 有親者對飲

定然是神鍼法灸 通岐黃者飲

我把五千人作一頓饅頭餡 量大者飲

你是年紀小年少者飲

雁字排連有兄弟者如數飲

春至人間花弄色擲色一次得紅者飲

尋思就理藏色一次

停妻再娶妻前酒未飲再飲一杯

玉石俱焚合席飲

請先生切勿推辭西席飲

野草閒花滿地愁著靴者飲

準備著抬乘輿者飲

誰做鍼兒將線引冰人一杯

筆尖兒橫掃五千醫士飲

送了人呵斷難又活醫士飲

欽敬呵當合西席一杯親家老者各

先生休作謙西席飲

請貴人有職者飲

不會諸親主人親戚免飲餘各一杯

唬得人來怕恐 巨觥

西廂記酒令 完

